

群众出版社

血染尼庵

● 廖传银
● 周余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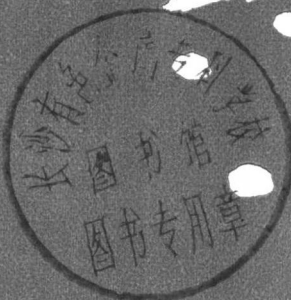




0444050

207091

期 限 表



血染尼庵

廖传银 周余宽

群众出版社

血 染 尼 庵

廖传银 周余宽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68千字 插页1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4-0593-1/I·175 定价：3.70元

印数：0001——11000册

I247.56-5C₂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以其新颖独特的笔触叙写了地下工作者石峰在极其险恶的恐怖环境里,凭借汉口警察分局长的掩护身份,费尽周折,智破疑案。他舍生忘死同敌军政警特及黑道人物斗智斗勇,最后终将一大批奇珍异宝送出了敌占区。

本书悬念强烈,文字生动,故事情节惊险奇特,有相当感人的艺术魅力。

目 录

一、女尸案	(1)
二、艳女遭劫	(11)
三、布网	(21)
四、陷阱	(31)
五、巧遇	(41)
六、男扮女装	(50)
七、阿莲	(58)
八、碧玉花盘	(66)
九、飞鹰大盗	(75)
十、醉汉	(84)
十一、“春如旧，人空瘦”	(93)
十二、阴谋	(102)
十三、酷刑	(108)
十四、水警分局	(116)
十五、刑场盗尸	(125)
十六、何宅	(132)
十七、开棺寻尸	(140)
十八、绑架	(145)
十九、督办大人	(151)
二十、魔窟	(157)
二十一、痴情	(164)

二十二、真如庵.....	(171)
二十三、保镖.....	(179)
二十四、计赚凶手.....	(184)
二十五、璇宫玑.....	(191)
二十六、帐房先生.....	(197)
二十七、智辩.....	(203)
二十八、灭口.....	(211)
二十九、夺娇.....	(217)
三十、追宝.....	(227)
三十一、密室探珍.....	(235)
三十二、血染尼庵.....	(243)

女尸案

民国十六年仲冬。

夜，渐渐深了，折腾了整整一天的北风，也感到精力不济，悄悄进入了梦乡。只有不甘寂寞的一弯冷月，偷偷地从云层缝隙中溜了出来，惊奇地窥视着风云滚滚的大千世界。

一辆马车，在惨淡如霜的月光下，疾驶而去，车声辘辘，搅扰了黎明前的沉寂，沿途洒下一种动荡不安的气氛。

武汉市公安总局长古雄坐在车内，双眼微闭，脸色阴沉。他年交四十，已过早地开始谢顶了，脑瓜中间光秃秃的。他清癯的面颊上，架一副金丝眼镜，增添了几分矜持凝重的学者风度，但镜片后面，不时射出的两道冷冷目光，又显示了他是一个权势

凌人的阴险人物。

“局座驾到——！”

马车在一处庭园式建筑的大门前尚未停稳，此伏彼起的传唤声，已直到后堂。古雄从副官手中接过大盖制帽，端端正正地戴到头上，然后在副官的搀扶下走下马车，往四下里扫视了一眼，缓缓进内。

这处庭园座落在长江北岸，一道高高的围墙，束缚着三亩大小的土地，南向大门的门前，一对石狮左右雄踞，门内照壁上绘着“黄帝大战蚩尤”的巨幅壁画，转过照壁，是一座精心设计修建的大花园，园内花木葱郁，环境清幽，亭台轩阁，相互辉映，正中是一个莲花形小水池，池中堆砌的假山石玲珑剔透。紧靠花园矗立着居住和会客的主楼。主楼两层，雕梁画栋，翘角飞檐，甚是气派。

古雄一边走着，一边询问在前面领路的巡警林康泰，说：“今晨发生的案子，你知道点情况吗？”“禀告局座，报案时间是凌晨四点，说是在何先生的大衣橱里发现了一具女尸，其他的，报案人都说不清楚。”

“报案人是谁？”

“何先生的保镖钱贵勇。”

古雄轻轻地“哦”了一声，看见两位警官已迎出楼外，便装腔作势地咳嗽一声，并摆手让林康泰退后。

迎上来的两位警官，一着制服，年约二十四五，中等身材，五官端正，黄色金丝绒肩章上，各缀有五颗黄澄澄、亮闪闪的金星，表明享有警衔荐任一级的官阶。另一个身材矮小，年近三十，穿一件藏青色长袍，满脸横肉，目露凶光，显得桀骜不驯。古雄冷冷地瞥了二人一眼，沉吟着问道：

“石峰，案件有眉目了吗？”

身着制服的警官行了个举手礼，声音朗朗：“死者名叫金桂，是何望福的结发妻子，今年三十岁，据勘查，她是被凶手活活掐死的，死亡时间可能在昨天下午，凶杀现场就是何氏夫妇的卧室。”

“有线索吗？”

石峰正要回答，身穿便装的警官已凑前一步，抢着答道：“这案子真奇怪！说是奸情案吧，我仔细检查过死者，没发现被奸污的丝毫迹象；说是谋财害命吧，室内没丢失任何东西；若说是仇杀，她男人又提不出任何嫌疑人。”

“凶杀现场呢？难道也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古雄不满地白了两位下属一眼。

身着便装的警官两手一摊，作了个无可奈何的姿势。

“怎么，到现在还确定不了案件性质？”古雄阴沉着脸训斥道：“你们二人，一是总局刑事队长，一是汉口公安分局长，都是警界中有头有脸的人物，带着这么多人，折腾了这么长时间，连案件性质也无法判定，脸上有光彩吗？”

石峰听起来郁闷不解，心想：案件刚刚开始调查，成功与否在两可之间，古雄为什么急着诿过于人呢？不过，他尽管心怀不满，表面上却平静如常，默默地陪侍着古雄向楼上走去。

走在古雄右边的刑事队长，涵养显然不如石峰，忍不住白了古雄一眼，粗声说道：“破案就象押宝，靠的是运气，碰的是机会，谁也不敢保证，遇到案子，到手就破！”古雄听了，不觉恼羞成怒，停住脚步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没好气地斥责说：“戴二苟，此案关系重大，非比寻常，万万不可

掉以轻心！否则，没有谁能来救驾的！”

戴二苟原是供人驱遣的一个小流氓，吃喝嫖赌，样样都干。前不久，胡涛接任湖北省清乡督办兼武汉市卫戍司令，随身带来一位千娇百媚的年轻女人，没想到，她竟是戴二苟失踪多年的妹妹。靠着妹妹和胡涛的暧昧关系，戴二苟不费吹灰之力，当上了荐任二级的市公安局刑事队长。这一来，他可就小人得志，忘乎所以了。以前遇见古雄，他不笑不敢开口，不哈腰不敢说话。现在，他自恃抱上了督办大人的粗腿，便不把古雄放在眼里，只是碍于上下级的礼节规矩，才不得不表面敷衍。今天，古雄当众给他难堪，他可咽不下这口气，心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撕破脸面闹一场，也让这小子不敢再小看我！”主意打定，他脖子一拧，恶声恶气地顶撞说：“搞警察这一行的，谁不希望破案抓贼，可破得了破不了，那就很难说。不是有许多案子没破，搁在那儿吗？也没见撤了谁的职，罢了谁的官！”

“你！”古雄见他一再当面顶撞，分明是故意蔑视自己，不觉气恼交加，脸色铁青，准备扬起手掌，赏他几记响亮的耳光。

就在这时，楼上卧室内传出了一阵惊恐的声音，“曹华山！曹华山！……”

古雄闻声色变，顾不上与戴二苟斗气了，扫视了石戴二人一眼，率先冲向室内。望着他那慌张的背影，戴二苟轻蔑地笑了笑，对石峰说：“你看他这德行，就象被疯狗咬了一样。”

石峰心头掠过一丝疑云，沉思一会儿答道：“戴队长，也难怪他心急火燎的。何望福的祖辈是前清显贵，父亲做过

英商‘和记洋行’买办，被人尊为‘活财神’，何望福本人，在本市军政商各界，又认识不少头面人物。如今，他的发妻被害，警方若束手无策，这消息定会传遍武汉三镇，各方压力无疑纷至沓来，到时候，他这个当总局长的，自然不好交差罗！你想想，他能不着急，能不上火吗！”

“哼！”戴二苟余怒未消，气哼哼地骂道：“天寒地冻，深更半夜的，老子们还不是从热被窝里爬起来，赶到这里忙活了半天。这小子一来，好字没有一个，倒训了一通，真他妈的晦气！”骂着骂着，他突然想到一个主意，便凑近石峰耳边，低声说道：“依我说，你我都撒手不管，黄鹤楼上看翻船，让这小子显显他的能耐，到时破不了案，老子准让他吃不了兜着走！”石峰淡淡一笑，摇摇头说：“不行吧，我们成天喊‘造福桑梓，绥靖地方’，怎能撒手不管呢？”

“你呀，虽说是精明干练，可就是这点看不透，那是说给平头百姓听的，当官的有几个真那么干！象这种案子，明摆着是个无头案，肯定会久侦不破，到时候，就该办案的兜着，何不趁早抽身，免得做了姓古的替罪羊！”石峰沉吟片刻，不置可否地举步向卧室走去。戴二苟不便再说什么，只好跟在他后面。

何氏夫妇的卧室，面积约170平方尺，中间靠墙摆一张双人床，床的左右两边屋角，一是梳妆台，一是大衣橱，衣橱右侧是一扇落地长窗，窗旁悬吊着一个镀金鸟架，上站一只翠羽红嘴鹦鹉。何望福正半跪在床边，脸颊上还残留着两行泪痕。

古雄冲进室内，迅速地四处打量一眼，然后逼视着何望

福，厉声问道：“刚才是谁在说话？”

“是，是鸚鵡，”何望福迷惘地看看鸟架，又望望古雄，嗫嚅着说：“我正在给她穿衣服，不知为什么，鸚鵡突然惊叫起来。”

古雄还不放心，推开窗户，仔细地朝外观望了一会儿，脸色才稍有和缓，又问何望福道：“尸体是在这衣橱里发现的吗？”

“昨日下午，我带着钱贵勇出外办事，天都黑了方才回来，当时没见金桂在家，厨娘王福英也不知她上哪去了，……”何望福神情颓丧，长叹一声，继续说道：“我睡了一觉醒来，还是不见她回来，不觉十分诧异，成亲十多年了，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我睡不着，便起身在房内走动，夜深寒重，我就打开衣橱，想添件衣服，……突然，我发现一缕乱发，再仔细一瞧，金桂她全身赤裸，侧对橱门，僵坐在橱内，腿上乱堆着皮袍、衣物。看见这种情况，我吓得心胆俱裂，惊叫一声，便晕过去了。……唉！家门不幸，遭此横祸啊！”

古雄听完，背着手踱了几个来回，注视着石峰和戴二苟，语气和缓地问道：“你们看该从哪里入手侦破此案呢？”

石峰沉思着走到鸟架旁边，说：“刚才的叫声，似乎有点奇怪。”

戴二苟没好气地白了石峰一眼，语带不满地大声说：“这有什么可奇怪的！何先生已经说过，是鸚鵡乱叫一气。我估计，外面风大，刮动树枝，鸚鵡受了惊吓，扁毛畜生胆子小，叫唤几声，这有什么可猜疑的！”

石峰微笑着摇摇头说：“恐怕不那么简单吧，‘月黑鸟惊飞，必主敌情’。这只鹦鹉为何突然惊叫，只怕其中有文章。”

“现在是大天白日，房内又无外人，哪来的什么敌情，文章！”

石峰嘿嘿一笑，慢条斯理地说道：“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有户居民喂养了一只鹦鹉，在这户居民失盗后新学会了一句话，‘罗伯特，罗伯特’。它的主人很奇怪，便将此事报告了警署。根据这条线索，警署查找所有名叫‘罗伯特’的人，终于抓到了罪犯约翰逊·罗伯特。原来作案的是两名罪犯，在盗窃过程中，恰逢门外有人走过，罗伯特误以为警察来了，忙从后门溜出去，他的同伙发现是场虚惊后，便连声喊‘罗伯特’，要他快回来。没想到，他的喊声让鹦鹉学会了，从而留下一条宝贵的线索。说不定，眼前这只鹦鹉的叫声，也给我们指明了破案方向，怎能轻易放过，置之不理呢？”

“嗯，有道理，有道理，唐朝诗人宋庆余也说过‘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古雄倾听着他俩争辩，这时微笑着插嘴说：“刚才鹦鹉啼叫的，也好像是一个人的名字，好象是曹，曹……。”

紧跟在他身后的副官，急忙一脸谄笑地证实道：“卑职听的是曹华山！”

“对！对！就是这个名字！余良才真称得上耳聪目明。”古雄赏给副官一个笑脸，然后转身对何望福问道：“在你的交往中，可有曹华山其人？”

何望福断然否定说：“什么曹华山，连姓曹的也没有一

个！”

古雄仍不死心，继续追问说：“那么，你太太的社交圈子呢？”

“我想，也不会有有的，我从未听她提过姓曹的什么人？”

戴二苟得意地笑了，悠闲地吹起口哨，观赏着壁上的雕花护墙板，似乎这件人命关天的大案，与他毫无关系。

古雄不满地瞥了他一眼，苦笑着看看石峰，虽没有说话，但意思很明显，是说石峰的推测难以成立。

石峰紧皱两眉，凝神思考了一会儿，突然眼睛一亮，对何望福说：“你是说你给死者穿衣服时，鹦鹉叫的吗？请你把刚才的动作，再重复一遍。”

何望福不情愿地望望众人，咬住嘴唇，依照石峰的要求揽住死尸的脖子，去解死尸的衣服时，鸟架上的鹦鹉，果然又被惊动了，发出一连串含混不清的叫声。

石峰点点头，肯定地说：“金桂遇害以前，必与凶手有过对话，可能再三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可能就是曹华山，或者与此音近似。后来，凶手顿起杀机，活活掐死了金桂，残酷的场面，给了鹦鹉以很深的刺激，所以，鹦鹉才惊恐不安，把这个名字和场面储存在记忆里，遇到类似情况，就条件反射。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它说明了，凶手是金桂所熟悉的人。”

戴二苟惊讶地直视着石峰，不服气地诘问道：“莫非你在现场？要不，怎样说得如此活灵活现，有鼻子有眼的。”

“戴队长，一个好侦探，就应具有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想象，才能举一反三，从蛛丝马迹中发现线索去破案。连这

点常识都不懂的人，还能干警察这一行吗？”

古雄这番话，把戴二苟气得两眼发直，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他想反驳，却又找不到合适的语句，要破口大骂，又自觉不便，只能瞪圆双眼，死死地直视着古雄，用眼光发泄心中的怨恨。

看见他这副熊样，古雄心里快活极了，暗暗骂了一句，“窝囊废！”转身对石峰，说：“你能从鹦鹉惊啼声中，联想到本案的侦破方向，非常精明，本座先记你一笔，破案后一总褒扬。现在，我命令：

“石峰负责侦破此案，务必缉拿正凶，以张法纪！必要时，可要求其他分局和总局各部鼎力相助！如有进展，须随时向本座禀报。”

“是！卑职定会尽心尽力，早日破案缉凶，以替黎民百姓除害弭灾。”

“这只鹦鹉，本座带回喂养，以便日后比对。”

古雄吩咐完毕，带着余良才，捧着鸟架，在接二连三地恭送声中，驱车回府去了。

“石局长，但愿你马到成功，能保住肩上这块黄牌牌！”戴二苟皮笑肉不笑地朝石峰拱拱手，领着自己手下的人，悻悻而去。石峰微微一笑，四下里布置停当，又帮着何望福，把金桂入殓，等三日后发丧。忙完了这一切，已是中午时分了。何望福横遭惨祸，心情异常沉重，一直长吁短叹。“何先生，现在还不是悲痛之时，你要打起精神，协助我们查清死因，让嫂夫人瞑目九泉才是。来，坐下休息一会。”何望福感激地望着石峰，双手紧紧抓住他的衣襟，“您可要抓住凶手，快快抓住凶手呀！我求求您，求求您了。”“哪怕凶

手逃到天涯海角，藏到地球深处，石某也要把他抓获归案！”石峰面色庄重，态度坚决地答复道。

听着这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何望福更感动了，“我相信，我完全相信！可是，我就怕您动手晚了，连我的性命也保不住，我有一种预感，凶手还会来的，还会来的。……啊！天哪，我何望福何曾做过什么坏事呀！……呜呜。”

石峰听着觉得有点蹊跷，立即追问道：“你为何会有这种预感？”何望福一愣，眼珠飞快地转动一圈，吱吱唔唔地说：“我想起了一句古话，‘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所以，呜呜呜……”话未说完，他双手捂住脸庞，象女人一样呜呜地哭泣起来了。“看样子，他知道凶手的动机，可为什么要极力掩盖这一点呢？难道，他不想替亡妻报仇？”石峰满腹狐疑地注视着他，几次想继续追问下去，可终于没有问出口。他知道，眼下时机未到，贸然行事，只会有害无益，倒不如暗中察访，耐心等待。他不动声色地安慰了何望福几句，便起身告辞了。

艳女遭劫

汉口公安分局设在花楼街口的一栋楼房内，石峰的办公室位于楼上正中，面积约280平方尺，隔成一个套间。外间是他发号施令之处，雪白的墙壁上点缀着几幅名人字画，另有两块匾额，上书“恪尽职守”，“造福桑梓”，笔力道劲，字体潇洒，乃石峰手书。背靠落地长窗，横放着一张老式条形案，上摆文房四宝、公文卷宗。长窗左侧，立着一顶笨重的铁制文件柜，柜门上挂着两把黄铜大锁。

石峰刚刚回到这里，就看见一位巡官匆匆地走了进来，大声报告说：

“石局长，小人已将黄管家送上火车，特来回报。”

“好！有劳孙巡官了，坐吧，黄